



米襄陽志林卷第八

明 禾隴 范明泰 長康編

塵談

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可自滌研若不  
自滌者書皆不成

古書豎畫皆圓盖有助于器唐皆鳳池硯中心  
如瓦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其筆鋒已圓  
矣書畫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  
故字畫亦褊近又有鏤心硯援筆則三角字畫



安得圓哉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我太宗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用上閣圖書字大印麓文若施於書畫古紙素字畫多有損于書畫也貞觀開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剝角一寸已上古篆于鵲鵠頌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余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

綏乎郡名卯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文曰相侯宣印乃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最小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用辨私印一字

余始興公故爲僚官僕與叔晦爲代雅以文藝同好甚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祕玩贈之題以示二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叔晦之子道奴德奴慶奴僕之子鼈兒洞陽三雄

林希逸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樓風壺嶺謂余研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



帖作贊見寄其畧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元日明窓焚香西北向吾友其未懷可知展文皇大令閱不及他書臨寫數本不成信真者在  
前氣燄懾人也

兩三日未解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眠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何所樂芾  
啟

馬元京師人京師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篋無墨  
池故轉掣枯竭元遊四方備能之其至姑蘇也  
僕頗用焉

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芾白

余臨大令法帖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  
廢帖裝褙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  
余于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  
曰此芾書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  
書余咲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

姑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逞逞使老婦馭



攜書畫出售余昔居蘇書畫遂多洛陽有書畫  
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  
人屢與王詵尋購得書余嘗目爲太尉書馭平  
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購書畫卒不可得柰何  
福州紙漿硃亦能歲久余往見杭州俞氏張長  
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越  
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余年五十始作  
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硃成佳如古紙余  
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硃亦頗全仍發墨彩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  
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硃能如漿然不  
耐久唐人以漿硃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  
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古  
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薄  
緊可愛亦宜背古書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  
稻榦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蠹非佳品漿硃亦



不成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礮亦入用川麻不漿以膠作黃紙唐詔勅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益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蒲手

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筠上循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藤皆有紙而韶大行于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榻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勅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陳氏台仙勾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鑒人世之名書上無不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朝人通史學

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



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  
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  
畫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晉齋朱長文  
收錦織成諸佛潤四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  
子題晉末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  
神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唐人背右軍帖皆硃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  
又入水蕩滌而漉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  
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  
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濾細阜角汁和  
水霈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  
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  
六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  
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上  
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塵四邊只用紙免  
摺背重彌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  
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拄見其古損斷尤佳不  
用貼補也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畫最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翫自付識者擊節不爲好事道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其一徐浩本其一越州刺史王密本徐螭鈕王雀鈕何所審定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收與印本又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爲之取水德而魚虫鶴螭蛟龍皆水族物大畧是取此義以扶水德然帝王自有真符爾

余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亦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翫



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翫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翫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線褊條濶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卽縛之又不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必不損畫

江東漕李孝廣有鍾王蹟嘗於金陵重背拆下背紙乃硃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



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書畫者

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瓦筒中不破今俗見古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去其半損字精神一如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所隱字上却破京師背匠壞物不少

范大珪富鄭公壻也同行相國寺以七白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楷同行梅子平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一馬車輪



畧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  
自執綏馬有裘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  
時四馬轅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  
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背持  
鏡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携韓幹畫馬一疋行及  
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  
禱于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  
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

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  
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  
成必李賀記也

裝書標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  
一軸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  
性輕者紙多有益于書油拳麻紙硬堅損書第  
一池紙勻碰之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  
歛爲澄心可笑一卷卽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  
毛古澄心以水澆浸一夕明日鋪于卓上懸乾



漿硃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

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姦鬼秘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陋生設也



唐賊張廷範學歐陽詢書故多此賊跋一雙鈞  
摹一帖上有此賊印云清河張廷範印及題曰  
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爲所寶之寶皆學歐  
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唐人所摹  
後一行印文曰清河張廷範私記廷範唐賊也  
時衰代替賊之所好涉于衣冠此攘奪所生也  
今太平君子或富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  
剪除旣著其賊又爲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札印  
記翩翩自喜之心忘其爲賊之著也嗟乎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  
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  
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  
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  
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  
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  
今人收貞觀印縫帖若是黏着字者更不復再  
入開元御府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



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慳也今書更無一軸有正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中與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

海上王尚修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八

米襄陽志林卷第九

明 禾髭 范明泰 長康編

譽羨

東坡與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躑躅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說也若欲與公談則誠不能當更後數日耶



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  
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及棲雲閣詩  
殆出翰墨畦逕之表盖有邁往凌雲之氣流出  
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王荆公於人才少所許可獨愛元章詩摘其句  
書之便面

黃寔師是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  
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  
二餅亟遣人遺之趁其滌研未畢也我生平有

此事頗自慰云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芾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  
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爲江淮發勾揭牌  
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舫萬里風帆水着天  
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畫夜虹貫月定是米家  
書畫舫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  
絕亦未常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  
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



積年瘴毒耶元章荅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  
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  
自標置如此

涪翁云米淮揚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  
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嘿略以意行人徃徃謂  
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旣不  
偶於俗遂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  
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  
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宛陵周紫芝云米爲臨江大守聞有怪石在河  
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  
置州治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  
見石兄二十年矣聞者以爲言坐是罷去紫芝  
遊臨江而石猶在詢之邦人信然乃作詩曰漫  
郎與世苦不偶俶儻如公世安有平生學書筆  
似錐晚年得州大如斗淮西道院長江邊天公  
付與公高眠使君閉閣作竒字門前白浪春風  
顛人言異石天所出三十六峯如洞天亟呼我



兄更再拜俗眼相看頗驚怪喚錢作兄真可憐  
拜石作兄無乃賢望塵輕拜良可笑米公拜石  
不同調愚智相懸乃如此何嘗人間三萬里是  
非自古無公論彼此相笑何時已巉崑對客初  
不言堯桀紛紛徒自爾

陳雲嶠栢泗州人姓豪宕結客其祖積金七屋  
不數年散盡常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  
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  
深小小隻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  
有知音蓋言世上無知音也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詩云米公遺像刻  
堅琅猶在荒烟野水濱絕嘆莓苔迷慘滴細看  
風骨尚嶙峋山中僊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最  
新地僻無人打碑賣每懷英爽一傷神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以賂  
求爲襄陽令得之號王襄陽

張伯雨題元章硯山圖云南宮米老書無敵同  
盟亦有薛河東研山自昔懷清賞石友令人拜



下風華盖天壇承露潔月岩空洞與天通絕怜  
古學龜城叟一一題詩取次工又題拜石圖云  
一代清狂海岳老世間簪紱更須論却怜种放  
樵夫拜不到奇章宰相門

米南宮研山有峯洞凡八處龔翠巖臨畫之題  
詩曰玉樞承寶盖清氣開天門雨露在其下何  
妨草木蕃 右華盖 空巖絳浦月萬古光不  
磨直湏端正看始得見山河 右月巖 有笋  
如削玉可表君子林籜龍倘傾日未容不虚心

右玉筍 萬丈極空澄一泓費收歛若作有

物看定自覺幽險 右龍潭 舉頭看突兀尺

度極高峻翠色常照人定知根地潤 右翠巖

雲雨受呼吸狼狽斷板緣豈無逃形者去來小

有天 右上洞 哆如木瓢唇弁如土囊口虎

豹無定居風雷有時吼 右下洞 方壇眇天

界欲上疑無路白雀不歸來高秋敞風露 右

方壇

馮多福研山園記曰米南宮以研山於蘇學士



家易甘露寺地以爲宅好事者多傳道之余思  
欲一至其處且觀所謂海岳庵者米氏已不復  
存總領岳公得之爲崇臺別墅公好古博雅晉  
宋而下法書名蹟寶珍所藏而於南宮翰墨尤  
切愛玩悉摘南宮詩中語名其勝槩之處前直  
門衙堂曰宜芝便坐曰抱雲以爲賓至稅駕之  
地右登重岡亭曰陟巘祠像南宮榜曰英光西  
曰小萬有夏出塵表東曰彤霞谷亭曰春漪冠  
山爲堂逸思杳然大書其扁曰鵬雲萬里之樓

盡摹所藏真蹟憑高賦咏樓曰吟清堂曰二妙  
亭以植叢桂曰洒碧又以會衆芳曰靜香得南  
宮之故石一品迂步山房室曰暎嵐灑墨臨流  
池曰滌硯盡得登覽之勝總名其園曰研山酒  
酣意適撫今懷古卽物寓景山川草木皆入題  
咏公文彩振耀一世篇章脫手爭傳施之有政  
談笑辨治當調度搶攘羽檄旁午應酬剖決動  
中機會又以其餘才餘智興舊起廢自我作新  
人皆汲汲已獨裕如茲園之成足以觀政非徒



修宴游周覽之適也夫舉世所寶不必私爲已  
有寓意於物固以適意爲悅此地自晉唐而宋  
皆名流所居南宮營之以海岳名菴後百餘年  
公始大復其舊岳惟公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  
公乎予何幸寓目其間公俾記其顛末不敢以  
固陋辭於是乎書

米元章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  
紙中有露筋烈女碑一通詞亦清古其贊每句  
二韵亦新奇

倪雲林遇王季野示以米元章詩卷因次韻唱  
然點也宜吾與不利虞兮柰若何鴻鴈不來風  
嫋嫋庭前樹子落杪櫂又題拜石圖云元章愛  
硯復愛石探瑰括竒久爲癖石兄足拜自寫圖  
乃知顛名不虛得又題云米顛嗜古命宜輕玄  
寶厓玳禍患并盥沐閱書私太尉可怜諂佞小  
人情

孫元京閱寶晉集公宋士飄然有楚狂書名痼  
疾盡膏肓太湖靈壁應無價遮莫相隨共一航



又自許蘇黃二子間千秋冠服一朝還南宮郎  
吏多才思縹緲彤庭故國山

何景明題米元章拜石圖云節比巖巖志比堅  
冠裳下拜也堪憐此意世人誰解識至今空羨  
米家顛

何三畏校於小清秘

米襄陽志林卷第九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書評

米老書似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驅  
馳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  
逸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  
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  
福僧舍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



一帖僅僅有法度如端人正士又曰山谷不甚  
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卻理會得故所論  
皆實也

楊廷秀跋米元章登峴二大字帖云某學書最  
晚雖徧參諸方然袖一瓣香五十年來未嘗拈  
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  
見秦王耳

薛紹彭稱米博士書有二王意氣

東坡云海嶽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  
着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傅師後始入大令之室  
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模王獻之  
帖臨池用功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  
此狡獪變化矣

米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  
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  
柳下惠者也范成大跋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



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  
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  
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旣成氣象自有工拙  
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  
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爲之贊曰永之法  
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  
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逸夜戶不啓善  
學柳下惠莫如曾男子

米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五指撮之  
勢翩翩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  
大似李北海間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  
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  
濮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  
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  
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坡  
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喚  
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



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沉着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龔聖與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劍斫陣以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絕中自有妍美不專以險絕爲工沈慶之貌如婦人好女每臨陣必着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丰姿掩抑不露此英雄之能事也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舊藏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子才乃與東坡同所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爲彼文壓倒則此老必叫屈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畫絕妙藏之甚久爲德生豪奪去甚惜之金一之應桂所有之字大於此然宛不及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河碑超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黻余殊謂不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後乃知當



代二公極爲別書者也

米淮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廓填非古也昔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廓填乃造微耳黃伯思跋

米海嶽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耳

此本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米元章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與言用筆法耶

元章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褚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字多耳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此由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黃庭堅題

上並



章吉老傳盧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真世間之二妙濡郡之一奇也而志乘不錄碑植于城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吉老之墓在焉由大觀距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炙漸覺斑駁懼其彌久而磨滅也因刻之以附于寶晉齋帖末咸淳己巳正月望日廬山曹之格書

瓜州開三大字神彩飛動妙絕古今

倪正父云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

番易姜堯章曰翟伯壽嘗問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匱蘊川媚則茂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祖見之

米南宮書如游龍躍淵駿馬得御天然拔秀不



可攀也吳興趙孟頫跋

上並

唐人臨摸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玉峯陸友題

上並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嘆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息遽萬不一陳字旣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黃伯思跋

米元章書落筆就有風味字字姿媚神韻有餘所以翰墨妙天下余曩過丹丘柯敬仲處出示米氏天馬賦一卷形體皆似殊乏神氣乃覺字大卷高工拙相半終不及此卷之精絕也至正



庚寅同曹雲西李伯川趙順甫夜宿雨花軒有  
一大星如月光射萬丈聲震如雷移入北斗以  
此爲異併記于後大癡學人王子久跋  
海岳書得古人法初學顏魯公後入楊虛白虛  
白自云浮老百年今過半校它蘧瑛十年遲此  
卷書藝超軼絕塵海岳相望如百年若親見古  
人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  
會於此所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蘇子瞻  
嘗宗之此亦不傳之妙耶許觀跋

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  
諸公方知古法紹彭最佳而世不傳米氏父子  
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  
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卽之之惡謬極矣伯生  
虞集題

黃魯直書適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跛偃  
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  
子矣趙孟堅跋



張伯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七昏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媿乎

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爲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于藏蓄而米長于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外有藏蓄之風所見米書似此絕少評書者當自知之

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並美自羲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真贗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僞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



村陸先生檢諸故篋重加表飾物之顯晦固有  
有數哉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蓋爲節度李光  
顏作者而今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  
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恠惡札之  
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  
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  
矣蘇稱米書爲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訾蘇爲  
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菴蘇學而

藏米帖謹以是質之李東陽題

上並

解大紳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  
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  
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  
惟子昂一人耳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  
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  
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  
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



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  
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  
門等語及玄幾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  
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  
時題記多畧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  
予以孔子廟碑易于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  
愛遂題以歸之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  
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  
舊藏其家卽書史所載送黎帖也經宣和收購  
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進御時刻前十字大令  
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白太宗書中辯  
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  
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  
印記惜不忍便拆耶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  
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爲太宗帖  
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爲米氏作者後人誤  
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于此紙墨刻榻誠出一



手茂苑文徵明跋

上並

右四帖爲一卷其首爲米海嶽次二卷無名最  
後則名而不姓皆元人書媿余之寡陋不能一  
一審別然遺文舊事賴此以傳不但充翫好而  
已海岳書于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于宋一  
代此爲慧日峰錄一庵記惜其起語處損缺數  
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  
着眼也陸深跋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三四  
云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  
書三過最後又繞書其旁信書亦一難事其用  
意如此海岱卽海嶽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  
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  
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抵  
步入狂狷允明固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  
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  
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翫未終第覽法度森出與



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人口不幾于誤人耶  
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締觀着力或得哇  
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祝允明題 上並

海岳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  
遠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仲元自言不襲  
古人生平亦未嘗錄一篇投豪貴遇知己則不  
辭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  
皆執弟子禮其好文重道如此時論章伯益如  
宮女插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

海嶽耳或云海嶽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作法  
于讓也此帖詞翰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宜寶藏  
之永樂甲辰中秋前五日浚儀張冑識

成化辛丑中貴人索取奇翫騷擾東南挾王癘  
子爲羽翼東吳珍翫寶玉爲之一空吾鄉沈氏  
所藏米元章墨跡亦爲取去未幾王癘子坐誅  
傳首江浙都憲徐公源題其臨卷云赫赫威聲  
振地雷江南珍貝滿車回米家詩畫真無價直  
與王癘購首來



宣德九年佐錄囚至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鈎者不能得其妙精石刻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其末有右曹氏家藏真跡識以大圖書王佐題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

超逸真有千金躑躅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嚙膝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

右元章三絕句又二紙神氣奕奕射人令覽者爽然

褚摹禊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旣稱勾填清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事未有雙鈎廓填而意易者蓋唐人于河南臨本上加雙鈎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爲諸葛正等于賜本



雙鈎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笑噴筍滿案。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右米南宮真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于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爲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時爲人持去，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顛復生，勿受彼凌奪也。

蘇黃米蔡以能書之名並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不甚推東坡。獨山谷稱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云遠法王右軍父子，近師顏



揚子瞻

余于文氏停雲館四卷中多宋名人書獨喜坡公秀媚圓古又能于形勢外取態燁燁光射人也惟米顛九帖結體小異有天真爛熳之趣溢于波磔間第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相當人苦不知自己面目耳

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

眉山兄弟二帖故當鴈行智永諸人而米襄陽鄧文肅班彥功饒介之尤書家秀穎翩翩可喜余爲聚此斷簡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氏又得米海岳古詩于長洲張鳳翼氏後先用善價購之不敢效米顛據舩狡獪也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亦秀穎可愛但結法



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黃涪翁贈之詩虎兒筆力  
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義之獻之故事書  
家不媿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  
歐陽大小米瑯琊王世貞跋

上並

長水錢應曾王瑋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一

明 禾穉 范明泰 長康編

畫評

襄陽漫士米公筆法一代其餘波爲畫亦復造  
微入妙自謂非古今畫家者流識者亦不以爲  
過子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輩安  
得匹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至於林麓近而雄  
深岡巒遠而挺拔木露榦而想高茂水見涯而  
知渺瀰皆發於筆墨之外此常人之所難而米



氏之所易也關子東云

元章字札流傳四方獨於丹青誠爲罕見余止在利倅李驥元俊家見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潁昌西湖之上也以爲繁則近簡以爲簡則不疎太高太奇寔曠代之奇作乃知好名之士其欲自立于世者如此大觀乃元俊之族父後歸

元俊

張彥遠後宋之大小米元之高倪雲山竹石足以當妙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畫自娛人家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張靜居題米南宮畫云古之畫法不復見六朝人物留遺譜後來山水出新意二李三王差可觀洪谷之後有關荆營丘渾雄獨造古華原處士志奇



峴餘子紛紛何足數郭熙平遠疑有神北苑爛  
熳皆天真畫院宣和衆史集俗筆姿媚非吾倫  
豈知南宮迴不羣一掃千古丹青塵神閒筆簡  
意自足窈窕青山行白雲黃侯黃侯安得此元  
氣淋漓猶滿紙晴牕拂拭對高秋恍惚神游華  
山裏生平畫癖奈此何爲子試作雲山歌珍藏  
什襲子須記世間名畫今無多

鄧公壽畫繼云米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時有  
過中處

昔米芾嘗謁徽廟于宣和殿懷其子友仁所畫  
楚山清曉圖以獻今觀元章墨帖謂吳江宰同  
僚語陳叔達善作烟巒雲巖吾子友仁亦能奪  
其善駟因知元章沉痾於譽兒癖矣至正十五  
年申屠駟題

以下寶顏堂補四則

夏泰亨題烟巒晚景圖云不見廬山五老峰九  
江秀色繞雲松微茫欲識圖中意疊巘層巒翠  
萬重唐珙題云襄陽米友仁作畫但畫意須臾  
筆研淋漓走元氣



米南宮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  
初本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  
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紙

雲山烟樹總模糊此是南宮鶻突圖自笑頂門  
無慧眼臨牕墨迹澹如無右米老此圖初藏于  
茗川李振叔後入嚴尚書府今宮保閔公得之  
蓋嚴與李同郡而宮保爲尚書外孫流傳有自  
而收蓄得所此老亦無所恨矣弘治癸亥長洲  
吳寬書

王忠文公跋海岳圖云國朝李集賢其人品視  
宋米南宮蓋無愧此卷海岳菴圖則南宮之子  
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遵道所臨者也南宮之  
有元暉集賢之有遵道又何絕相類耶欲知其  
兩家父子之藝能此卷亦可見矣

米老自畫東山朝陽岩海嶽菴圖率意而寫極  
有天趣誠佳物也至癸卯正月二十九日文壁  
與士文觀於張松谷家松谷乃士文泰山故子  
以是得一見



張彥遠顧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應醇郭若  
虛則李成范寬關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則  
董源巨然之功臣也道子小損於元章二李微  
疵於若虛雖各尊所知不無意味

人物自顧陸展鄭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  
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  
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  
也趙子昂近宋爲勝沈啓南近元爲尤大小米  
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畫

### 家逸品

畫家中目無前輩高自標樹毋如米淮陽此君  
雖有氣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耳然不免  
推尊顧陸恐是好名未必真合友仁不失虎頭  
吳仲圭差有工力

鍾隱天台人畫鷲鳥荆棘尤妙李後主煜所作  
畫亦題曰鍾隱蓋托之中山隱者以自寓也米  
元章不知有鍾隱凡畫鷲鳥荆棘皆以屬之後  
主耳琅琊王世貞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于米氏父子殆非古制元暉山水上積染出情懂雲蓋借絹地以成其形也

此圖爲宋宣和院畫無疑卷首題云江山萬里圖縑尾題云米元暉筆皆眯目而道玄黃者也米氏父子同一筆法皆崇簡易此圖樓臺城郭浮屠水石綽有唐法其云江山萬里非也濱江安得有九都乎此蓋九都圖張平子之西都東都南都左太冲之蜀都吳都魏都及徐幹之齊

都劉邵之趙都庾闡之揚都也唐人以九都賦爲一卷意必有圖以配之此或粉本之遺邪中丞南充韓公石溪藏此圖以示慎故輒述所見以印可於大方之家云成都楊慎

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如王維李思訓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而已

曹昭仲明曰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



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所謂好事家者家多  
貲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所謂賞鑒  
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  
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  
奪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  
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友人姚叔祥出視唐  
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  
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

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  
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  
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  
圖并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  
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塋昭陵九嶷山咸亨五  
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  
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流傳宋朝又入  
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屣有



烏有屐有屨有鞋有鞞有屨男子貴賤皆躡之  
而婦人見于記藉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  
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  
綠絲屨此婦人屨也戴良嫁女布木屣延嘉中  
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襄陽盜  
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着屐行  
水上此婦人屐也江泌斫屨爲業則屨亦屐類  
西施響屨臨川王宏潘妃寶屨直千萬此婦人  
屨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織成靴

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人換其鞞而去此婦人鞞也段成式詩云  
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  
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  
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有擁牡  
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蹇衣拾墮釵此婦  
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降  
于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  
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舄狼藉于道此婦人舄



也大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履曰屣草履曰  
屨小兒履曰鞞履中薦曰屨花生鞞曰鞋鞞始  
於趙武靈王屨始于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耳  
徐乾撰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  
人掌王及后之服者黃纁青紉素履葛履已見  
于周官太子妃絳地絞履已見于東宮舊事同  
心七寶綦履已見于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  
見于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  
旋已見于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

見于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暘春錦又  
見于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  
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  
銅斛尺耶梁表景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  
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  
詩鈿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  
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行躔漢雜事秘辛周  
視瑩足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漢  
桓帝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



周尺當省尺七十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脩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員男子頭方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賈子則謂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繪者文有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梁則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畫跋耶余憶於唐宮諭元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陳某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竝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裹之不敢襲視卽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楊妃錦幟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陳繼儒跋

鍾鶴齡呂世延同校于石戶



水襄陽志林卷第十一



